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四十六回 泥團鑽出腦袋 頑仙隱入耳朵

卻說鐵拐先生用手一指，把大片土泥捲成一個滾圓圓的泥團，好似一個大球，大球之上忽又鑽出黑毛茸茸的小球來。眾人見了，無不大驚大異，爭著往前一瞧，才看出是一個人，頭長在泥團上面，自頸以下卻都藏在土中，仔細一認，方認清是那助暴作祟的老道人，眾人又益發的哄堂大噓起來。老道卻還認得鍾離權，口中哀求他向鐵拐先生懇情，乞赦一死，以後不敢再作歹事，也不敢扶助秦皇，並願代求蒙大將軍即將擒去的張果放出，以為贖罪之地。鍾離權笑叱道：「你這廝作惡多端，狂妄已甚，如今該是惡貫滿盈，上天降罰的時候。我師尊要赦了你，豈不違了天意，自取其咎麼？你說那張果，我師尊自有法子立刻著他回來，何用你蠍蠍螫螫地鬼討好兒。我們偏不領你這個情份兒。」那老道知道已無生望，不覺仰天長歎了一聲，大聲呼道：「我一生作惡多端，自知不容於天，所以棄家修道，歷盡艱辛，吃盡苦楚，方才得了些小道行。不料誤入旁門，又為魔教利用，至今害人比為盜時更多，如此行為，如得長生不死，真個天道毫無了。好，好，既你們說是替天用刑，我也死而無憾，還請你們快快將我殺了，五百年後，有緣相逢，那時再容請教罷。」

鐵拐先生歎息道：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我聽了這人的話，心中幾乎軟了下來。倒是阿權所說，大足點醒我的迷惑，此輩生性兇頑，既已出家還能迷失本真，可見是難望改悔之徒。你們不聽他說的，五百年後還要來找我報仇呢。即此一言，即可證明此人恁地凶蠻，不講道理，我可斷定他五百年後果能轉世，為人還是不安本份的東西。既他自己請死，也不忍再給他零碎受罪，我就成全了他罷。」說時再用手一指，那個大泥球兒又在地上滾了一會，再一擺定時，已不見了人頭，只剩個圓圓溜溜的大泥球了。鐵拐先生對眾人歎道：「這便是兇人作惡的下場，枯惡不悛。恃術害人，是上天所最忌，方外所共棄，所謂人人得而殺之。我們看了此事，也大可為自己作個借鏡了。」眾人聽了都悚然稱是。

鐵拐先生又對鍾離權笑道：「你瞧見了麼？這不是我那小小泥團已把那麼大的一個道人活埋在內了麼？其實光是一個道人，真不值一埋，就我這泥團的範圍和能力，要裝下千軍萬馬也不是難事呢！」鍾離權大喜，大笑說：「師父，就把這泥團賜與弟子玩兒不行麼？」鐵拐先生笑道：「這是什麼好玩的東西？似你現在，只重在趕緊用功，勤修大道，倒不必要這等殺人的兇器。等你修道成功，這種法寶隨時可以自煉，用不著人家送贈了。再者，我這些東西倒並不像妖人們怎樣修煉得來，乃是跟著這無美不具、百物咸備的葫蘆而來，這些東西好似和葫蘆有母子的關係，子離了母，即使暫時有效，日久終歸無用，你要了去，中什麼用咧！」鍾離權見說，口不敢說，心中卻總覺有些丟不下的。仙姑笑道：「師弟發急了！師兄請聽我一言，師弟究是小孩子家，就要些什麼法寶，也不算怎樣玩物喪志，還是請師兄把這妖人留下的劍匣兒賞賜了他罷。」鐵拐又笑了笑，即把那劍匣送與鍾離權，卻切實叮囑道：「法寶非寶，實是兇器，用之不當，損人害己。你要記得這劍匣主人的死狀和他所以致死的原因，不但不敢亂用此寶，並且不敢以此為可寶了。」鍾離權俯首應命。當下鐵拐先生對何仙姑說：「趕緊把張果去弄了出來，還把孟姜女的後事辦理完了，我們也要分頭走路了，盡留在此幹什麼？」仙姑奮然請行，說道：「妹子此來，一無功行，把這小事給我去辦了罷。」鐵拐先生笑道：

「師妹太客氣，你的辛苦也夠了，打量要把許多事情都交你一人去辦，才算你的功勞麼？」一句話說得大家一笑。鐵拐先生因說：「現在蒙恬營內還有幾個不成氣候的小妖魔兒，這些東西修煉起來，也是患多益少。如見他們頑抗，不妨再開一回殺戒，索性除個乾淨，免留他日後患；要是知難先遁，卻也不必作已甚之舉，使人家誤認我教喜歡逞強好忍。」仙姑口稱遵命。此時他也新學會了縮地之法，相去本來不遠，施用此法，哪消片刻時間即已到了蒙恬營中，其時天才子夜，滿營中刁鬥之聲往來不絕。仙姑先已知道張果在後營木棚子內，被老道用術鎖閉，外加咒封，他的道行本淺，自然無法脫身。仙姑一至木棚，正想念咒啟封，忽見幾團旋風向足畔繞住，滾來滾去的鬧了一陣，只是不散。再望望別處，卻一點風煙也沒有，心中頓時明白，這便是師兄所言的小妖魔兒，雖說不是什麼好東西，但他純心慈厚和祥，甚不願再開殺戒，隨即低頭一瞧，方才認清楚了這幾團黑風乃是兩三頭豬精，一頭小牛，還有一隻似熊非熊、似狼非狼的東西。仙姑不覺又氣又笑，又有些憐憫他們，隨即按劍而立，喝一聲：「畜生們不得無禮，我奉上界金仙法旨，前來救取張果，你們祖師和兩個師父頑強抵抗，都已送了性命，諒爾等麼魔小丑有基本領，可以恃強抗命。我本不必和你們多說空話，只消一劍下去，便再有千百頭豬牛都可了卻生命，所以苦口訓戒者，還是想保全你們之意。你們要知趣的，可速歸去，入山要深，入林要密，苦苦虔修，勿害人民，將來不怕無出頭之日；要是不然，我這劍鋒沒眼，是不識情面的，可憐爾等必有多多年功行，一旦完全送卻性命，豈不可惜？」仙姑此語，正是一片惻隱之心，哪知這批畜生一聽仙姑口口聲聲斥他們是豬牛畜類，又見仙姑罵他們祖師等一點不留餘地，本來這等東西全是野蠻無知的笨畜，一經憤怒，再不能喻以道理。

仙姑說完之後，滿盼他們接受勸告，讓出道路，使自己便於辦事，也就罷了；更不料一不留神，忽然足下被許多硬而利的東西四處猛攻過來。幸他見機得快，身子又敏捷機伶，一受攻襲，立時躡身而起，站在半空中，向下俯視，只見這批畜生都已變了樣子，一個個化成半人半獸的模樣，有人頭而畜體的；有獸頭而人身的；又有後面還是獸蹄，前爪化成人手，居然能夠執干戈以逞獸形的。至於頭上雙角，卻無論人頭獸頭，無不具備，而且乍乍有光，犀利無比，要是尋常之人遇到他們，只消角兒一撞，沒有不穿胸洞腹、破頭裂腦的。仙姑饒是有道之體，經他們這麼一觸，兀自覺得隱隱生疼。先還不解其故，此時認清是煉過的獸角，倒也嚇得有些膽戰，自己吐了吐舌頭，叫聲：「僥倖，今兒要不是逃得快，不但身體吃虧，回去哪有面孔去見師兄和阿權這孩子呢？」想了一回，忽又聽得下面一陣吱吱喳喳的聲氣。原來這批東西修道多年，又經妖道們一番教訓培植，除了略能變化之外，居然也在習學人言，不過生性太笨，學了幾□年，還不過吱吱喳喳，似是而非的一些程度罷了。仙姑此時正是又笑又氣，卻也再沒心思去憐惜他們了。為了好奇心，一時卻不下手，側著他聰明的耳朵，靜靜地聽了多時，又替他們翻譯了一回，才有些明白。原來他們正在議論仙姑所說的消息。有的說道：「師父們如此本領，哪裡來的什麼鬼仙，就能一網打盡的，全給弄死了。」一個說：「話雖如此，我見祖師近來氣色不好，有點晦黯的光景，只怕也不見得能夠如何得利罷？」又一個說：「若果師父們都已不在，我們還該各自逃生，另外找個去處，尋幾個好的女人過些快活光陰，也不枉了修道一番。」一個說：「眼前那個女子不曉是人是妖，看他經得起我們這一場觸碰，又能騰雲而去，一下子不見了，可見是有本領的，我們怎麼打得過他，還是快快逃去罷。」仙姑聽了，心中想道：「原來這批笨妖還不見我站在這裡，怪不得人家都說笨牛呆豬，那原是畜中最沒知識的東西，偏他們又能知道找女子尋快活，真是好樣不學，先學壞樣，可見是斷斷饒恕他們不得。怪不得師兄沒曾看見，就斷準他們全不是好東西咧。想定主意，又道：畜類本事雖少，卻一共有七八頭之多，若下去和他們對打，一則費我手足，二則污我寶劍，三則恐被逃散，還是用金針戳去他們眼睛，貫入他們腦袋，豈不省事快當？於是取出金針，往下丟去，一霎時金光炫耀，滿地通明，但聽得一陣吱吱啞啞之聲，仙姑不忍道：「他們便不是好東西，我卻何苦定要取他們性命。」當下收了金針，掩住了面孔，急忙落下地來，仍至木棚邊，用退鎖咒去了封，只見裡面躺著個道人。

仙姑忙問：「是張師兄麼？我何蘭仙，奉李師兄之命前來救你。」說了兩遍，那人並不答應。仙姑雖不認識張果，料想必無舛差，再近身去，運慧目從暗中細瞧了一回，才知他已被老妖迷去本性，自己又沒有解救之法，只得解下一根繸子，在他身上攔腰一捆，拉了起來，捆在自己身上，躡出棚外。

正要出門，恰恰遇見兩個打更的，提著梆鈴燈籠，後面還有一個將官，帶著四個查夜兵士，各持兵器，迎面而來，一見仙姑背人而走，大家發聲喊，圍將起來。仙姑背著張果，無心和他們交手，正思脫身之法，忽見那批人好似中了邪祟一般丟了兵器，互相揪打起來，卻把大家要打的何仙姑丟在一邊，沒人理會於他。仙姑好生不解，因急於脫險，不願再去看他們胡鬧，便走至空地上，輕輕一躍，早已躍入半空，再落下地來，已離大營□餘里了。仙姑背著張果，心中自笑：我是一個守貞修道的女冠，對於救人濟世

之事，原不必避什麼嫌疑，但如此背將回去，不免要惹人笑談，不如丟在門口，請師兄出來將他救治之後，送他進去，便與我無干了。正在帶想帶走，忽聽得耳中有人說道：「既要避嫌，為什麼還去救人？要救人，就顧不得自己避嫌不避嫌了。」仙姑一聽此言，又不見人在何處，心中一駭，險些把背上的人攆下地來，便把雙足一站，再向四面瞧看，仍沒些子影蹤，不覺吓了一聲道：「什麼鬼物，敢來開我玩笑？一定是自己想昏了心，耳朵裡發起糊塗來了。不管他，還是走我自己的路罷。」正要走時，耳中又哈哈笑道：「倒失敬了，你的本領，原來鬼物都不敢和你開玩笑的，可知我這鬼物和尋常鬼物有些不同麼？」

仙姑越聽越清楚，越是慌得沒路子可走，想道：「這真了不得，究是什麼東西，有恁般大神通？身上又背著這個笨傢伙，躲都沒地方躲的。」想到這裡，又聽耳中狂笑道：「我先躲在你的耳中，你就躲到什麼地方，可不能把你這耳朵割在外面呀！仙姑聽了，不覺又急又怒，恨得他把張果擲在一塊很密很厚的草地上，自己卻站定身子，雙手叉腰，厲聲問道：「你是何方妖人？敢如此作耍。我是有正經大事，要去救一個人的性命去的，你盡和我胡纏，豈不誤了我的大事？若是哪位同道師兄們尋我開心，亦請明白相見，容便請教。」卻聽耳中又道：「你好沒來由！就要和我見面，怎麼把救來的人胡亂攆在地下，萬一給你攆傷了肢體，豈不是你的罪過嗎？」仙姑聽了，實在沒了法子，只得再三央懇道：「好朋友，快別作難了，你再這樣胡纏時，只怕那位張道友不死於攆，卻要死於病了。」那人見說，這才哈哈一笑，現出身來，也是一個女道人，站在仙姑面前，口中說道：「何道友大概不認得我麼。和你同去見你鐵拐師兄去來。」未知此人究是什麼路道，卻看下回分解。